

第二十七回 漁婆被嚇吐出真消息 軍門憐才收留羨東床

詩曰：

富貴從來未許求，幾人騎鶴上揚州。
與其一事九如夢，不若三萍兩浪休。
能自得時還自樂，到無心處便無憂。
如今看破循環理，笑倚欄杆暗點頭。

話說江魁跪在丹墀，開了刑具，點過名不提。單言那軍門吩咐，「光帶那漁家上來！」那春生攙著周奶奶的手先走，玉姐隨後，一齊來到大堂跪下。那軍門抬頭定睛一看，果然好個女子，便開言問道：「你可是那匹夫搶了去的麼？」玉姐稟道：「小女子是被搶之人。」軍門又問道：「本院有一句關風化的事問你，你不得含著羞恥。你乃是良家之女，又不是迎風弄月摘柳私奔之人，如若被那廝破了身體，可實實對本院說，本院自有法律問他的罪，你不可害著你丈夫的羞，不肯言那匹夫的行徑。如若被他玷污了，也是出于無奈。本都院少不得對你丈夫說，無怪于你，還要用香燭彩轎，送你回船。你可實實說來。」那玉姐把臉羞得通紅，磕了一個頭，稟道：「大人法堂之上，豈無鬼神照察？小女子能斷頭一死，豈肯有礙名節？關於風化之事，實不曾玷污。」

軍門點一點頭道：「下去，帶江魁上來。」下面旗牌答應，將江魁帶至堂上跪下。將驚堂一拍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無法無天膽大包身的匹夫，在省城之下，尚敢如此放肆，強搶民間女子為妾，王法律紀能寬宥嗎？」

那江魁在下面只是磕頭，稟道：「此女是小的將三百兩銀子買的。當日收過小的銀子二百五十兩，今找五十兩，媒人亦並未提起她有丈夫的。今日設計串騙小的之銀兩，故又買出這個年少的漁人，假認是她的女婿，希圖蒙蔽青天，而使小人含屈無伸，求大人天恩直斷。她既不願將女兒與人作妾，小人也不敢十分強求。只求大人的天恩，斷回當日聘金銀二百五十兩，小的就無異說。」

那軍門把紗帽往上一推，用手指著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喪盡良心的匹夫，還在本院面前吱唔。但凡天地之間，俱是可以賴得的嗎？只此一句，就該掌嘴。本院還要問你，據你說，是她母女二人情願，將女兒與你為妾，言是身價銀三百兩，先交二百五十兩，下找五十兩抬人。這媒人卻是何人做的？這二百五十兩是何人交付她的？既有身價，必有身契，是何年、何月、何日、何時？年庚現在何處？細細稟來。」

那江魁嚇得戰戰兢兢，只是磕頭。過了一會，掙出幾句話來稟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身契年庚，俱在小的家中。交待銀兩是四個家人，作媒亦是四個家人。小的不知細底，求大人問他四人便知根由。」那軍門笑將起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個匹夫，果然奸計，本都院也不能饒你。」叫帶那四個家人上來，四個家人答應，一齊跪下。

那軍門叫跪上些來，那些家人，只得又爬上來幾步，磕了頭，軍門問道：「那周漁婆的媒人，是你們做的嗎？」家人答應：「是，是小的們做的。」軍門大怒道：「本院豈不知你這一般倚勢欺良的狗才嗎！本院那裏有這些心思勘問，不用大刑，你們哪裏肯招？」叫左右抬大刑來，衙役答應，取了四副夾棍，往丹墀索啣啣一聲響亮。

那軍門說道：「那四個惡奴一齊夾起來。」眾衙公役一聲吆喝，將四人夾起，只聽得上面叫收繩，四個惡奴「呀」的一聲，昏死過去。那軍門問道：「你們可招嗎？」那四個家人咬定牙關，忍著痛叫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冤枉難招。」軍門又吩咐道：「再收。」兩邊的執刑人又吆喝了一聲，又緊一繩，那四人如同滾油煎心，挨著刑叫道：「冤枉！實實難招，求青天大人開恩。」軍門道：「好個會挨刑的狗才。」又向著衙役問道：「夾棒可收緊了嗎？」那執刑的說道：「已收足了。」軍門又吩咐敲二十下，兩邊的衙役一聲答應，即忙敲了二十下。只見夾的四個家人內有一個喊叫，道：「小人情願招了！」軍門叫且住。這家人稟道：「主人實是酒後見漁船這個女子，生得美貌，因著小的們拿了五十兩銀子，送與漁婆做定禮的。這老漁婆再三不肯收，主人吩咐小的們搶過來的。至于淫軌之事，一些沒有。此是實情，請求青天大人開恩，恕小人無罪，釋放小的們無知的狗命。」

軍門大怒，喝叫眾公役把那家人鬆了夾棍，又罵道：「你這般的狗才，先前本院問你們不認，臨待夾起來，還說什麼冤枉，與你主人遮護，敢不畏法，這等惡奴！」叫左右將大板各斃三十，左右聽見，即將家人拖下，兩邊皂吏齊聲吆喝，每人各豚三十六板，真正鮮血滿地，哀聲不止。于是，軍門又吩咐道：「爾等以後務要改過從善，若下次再有些風聞，本院那時拿了來，立死杖下。」眾人忍著痛，只得磕頭。軍爺吩咐道：「下去罷！」又叫把江魁帶上來。

那江魁見先前夾打家人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又聽叫他自己上去，戰戰兢兢爬上了幾步，只是磕頭，口中說道：「這是小人該死，求青天大人饒恕，從今以後改過，再也不敢了。」那軍門大喝道，「你這個大膽的匹夫！清平世界，法地之所，強搶良家有丈夫之女為妾，你就該知死罪。本院問你。你還說是三百兩銀子買的，當日交過二百五十兩，今找五十兩抬人。你說周家要一個年少的漁人為婿，來騙你的銀子，希圖蒙蔽，使你受屈無伸。又道，周家婆子不把女兒與你為妾，你也不敢十分強求，只求本院斷還你的銀子，你就永無異說了。本院問你，果然不敢強求，只是也罷，本院實言問你，還是要聘禮，還是要那個女子？」江魁嚇得啞口無言，只是磕頭道：「小人知罪，實該萬死。求大人開一線之恩，恕小人之死罪。」那軍門喝道：「你這匹夫，既知死罪，國典難饒！」便伸出手來，在簽筒內抽了四根簽，丟下地去。

那衙役拾起，兩邊皂吏即忙把江魁扯將下去，打了二十大板。打得皮開肉破，鮮血淋漓，方纔住手。只見江連站在一邊，豈不傷心，硬著心腸，走上前去，一躬稟道：「卑府這個不肖的畜牲，卑府也不敢收他回去，求大人正了法吧！」軍門道：「本院明知貴府是暗中討情，父子天性，也是有的，豈可造次。也罷，既是貴府叫本院正法，那先斃的已盡國法；如今再豚二十，以盡貴府的家訓。」將江魁又打了二十大板，吩咐家人將江魁放起來。那江魁打得皮開肉破，昏死了一會方醒，只得爬上來，謝過了恩。軍門又吩咐江連道：「把江魁帶回，以後務要教訓他成人上進。若再不加嚴飭，連貴府一並提參拿問治罪，決不寬恕」江連打一躬道：「是，卑府回衙，即刻差人帶他回去，在家攻書。」當時又叩謝了起來，帶了江魁回衙，自然戒飭不提。

再言帶上了漁家三人來，軍門問道：「這審問事情，列位服是不服？本院有所不知。」那都院入，雖然是問那漁家，說話之中，卻歡喜小漁人。又想到：「一個捕魚人家，哪有這樣一對如同美玉的兒女？」越看越喜。只見那小漁女稟道：「稟請

分感激，就是祖宗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矣！小女子無以報大人之德，只好供奉長生位，早晚焚香，保佑青天大人朱衣萬代、世世公卿！」那軍門望著玉姐稟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一個伶俐乖巧會說話的女子。」心中想道：「果然好一對年少夫妻，莫非不是漁家生長的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本院年紀高邁，兩目昏花，今夜將你三人權且班房一宿，明日上堂，還有細話問你。」又向眾衙役吩咐道：「爾等好好照應他三個人，不可刁難。如有情弊，本院知道，立刻重處不貸。」

眾衙役一齊答應了，就是一聲點響，軍門退堂不提。

單言後堂夫人、小姐，陪著梅夫人閑話，正說得高興，只聽大人回後堂，正要一齊起身迎接，卻又不見進內來，又復大堂審事。那夫人、小姐，復又坐下談心：「凡人讀書出仕，原為榮耀祖宗，卻辛苦至極。此刻回來，又不知審什麼事件？」

不多一會，只聽得滿堂俱是刑杖之聲，感痛哭泣。

小姐說道：「今日已出印了，不知什麼大事，還用刑杖？」

正要打發家人到大堂窺探，忽聽得點響，夫人說道：「不要去了，老爺退堂了。」看書列位，不要性急，在下回再敘罷！你道這軍門是誰，原來是梅良玉的母舅，姓邱，名山，字仰古，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因與盧杞不和，調在此地軍門。夫人馮氏，乃是馮公都察院之妹，夫妻相敬如賓，年紀將五十，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，名喚雲仙，尚未有佳配。所陪的這位夫人，你道是誰？乃是梅良玉之母，因與梅良玉在常州分別，同了兩房家人，到此投奔兄弟任所住下，已經一載有餘了。每每向邱公說道：「你外甥良玉，投奔岳父侯鸞，未知消息如何？可著人打探個信息纔好。」但是，邱公不肯，說道：「那侯鸞見了女婿，自然收留他在任所，少不得叫他攻書上進，他必是好的。若是我這裏差人去問信，倒分了外甥的心思，他就不肯用心攻書，思念母親，豈不誤了他的正事呢！」梅夫人見兄弟說得情切，就放下了心腸，在衙門住下，姑嫂侄女，十分相投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言邱軍門退了堂，一直過了穿堂，來到後面，與梅夫人見禮坐下。小姐也過來道了個萬福。梅夫人道：「方纔兄弟坐堂，但不知所審何事？交印之時，還有刑杖。」邱公道：「姐姐不知，方纔審的，倒是整理人倫之事，關於風化一件奇事。」

待弟說與姐姐知道，你可看是動氣不動氣？」于是，邱公將這一件事情，從頭至尾，細細說了一遍與梅夫人聽了。梅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真正令人可恨也！」雲仙小姐問道：「爹爹，既是江魁搶劫，但不知那小漁女人纔如何呢？」邱公道：「若要問那小漁女的人才，也與你不相上下。那漁婆的一個女婿，真正令人可愛，雖是個漁家打扮，卻也生得風雅，大有可觀。」

說畢，又大笑不止。夫人說道：「既是老爺贊好，再審之時，何不帶進內堂，使我一看也好。」邱公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夫人呀，我因見他二人品貌端方，更且言語秀利，必非漁人嫡派，沒有著他們回去。現在外班房，明日早起，還要問他的根由。」

梅夫人道：「既是明早要問，倒不如此時帶進內堂，放下竹帘，待我們看看。」

兄弟細研審問，看是如何？若果有巧飾機關，可一一問個明白。若是漁人之女，可著衙役送他們出去罷！」邱公點頭道：「姐姐言之有理。」即便吩咐管事人役，將那漁家三口帶進內堂聽審。那春生並周漁婆、玉姐在班房，心下猜疑道：「江魁與眾惡僕俱已豚過，應該放我們回去，卻怎麼到明日早堂，還要復審，是怎麼意思？」心中正在思想，只聽得堂上一聲喊，叫帶漁家三口進內堂復審，是何意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